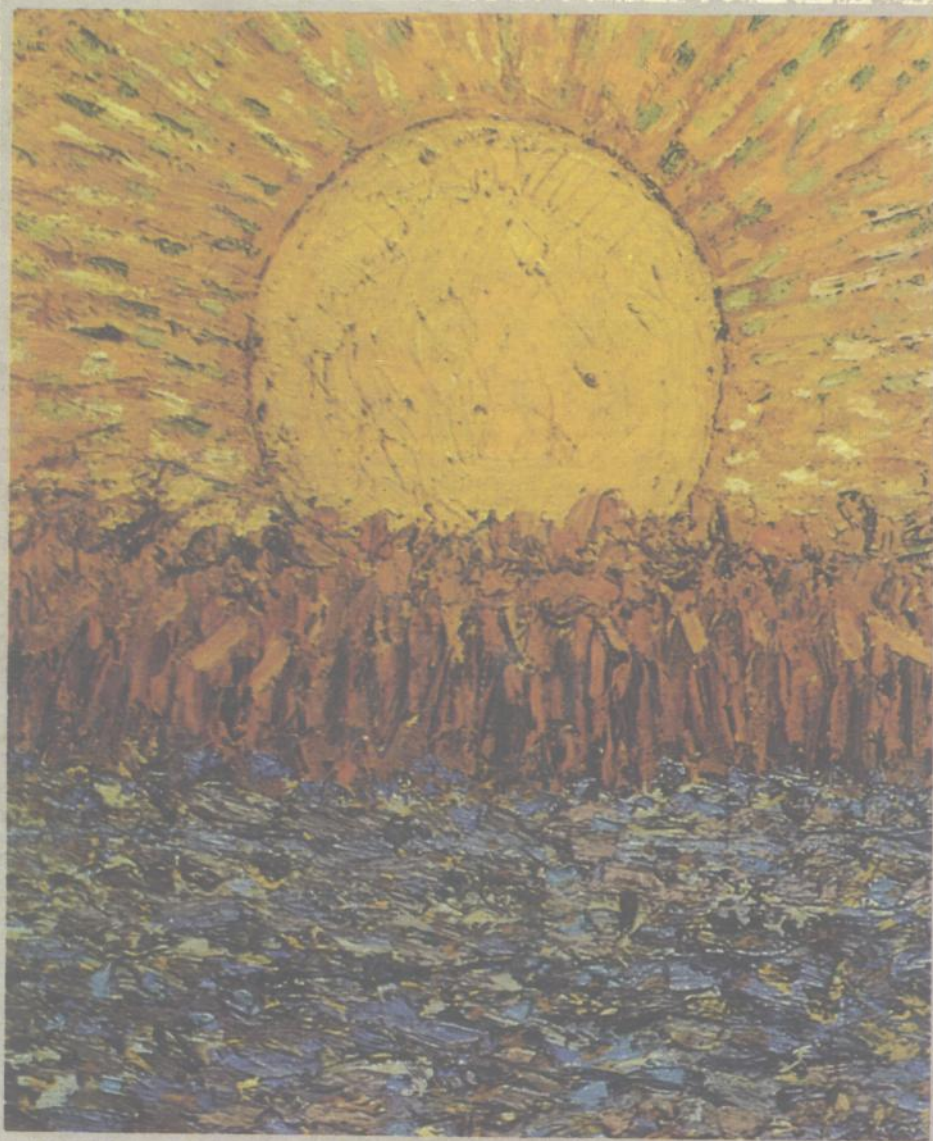


# 凡·高畫風



116416

J231  
92-17

# 凡·高畫風

喬松 張玉 柳曉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周永健 金乔楠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乔松 张玉 柳鸣  
凡·高 画 风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20 印张10 插页4 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66-1723-2/J · 192

定价: 17.40元

# 凡·高——一个火崇拜者

他象夸父一样地追逐着太阳，最后在阳光中燃烧，轰然倒下——每当我看见凡·高的作品，总会想起古希腊智者赫拉克利特关于这个世界说过的话：“它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一切转化为火，火又转化为一切。”凡·高正是艺术世界的火崇拜者，他的身世经历，他的精神状态，他的绘画创作都闪耀着生命燃烧的熠熠光华，他是艺术史上最伟大的自焚者，因为他，一个古老而单纯的信仰，已为现代人所接受。

也许，凡·高个人生活史是一部英雄史诗的最好题材（图1），事实上欧文·斯通的纪实小说《渴望生活》正是在对其悲剧命运的描述中有力地证明了理想、道义和人格力量对于人生的价值。人们从凡·高艰难惨烈的遭遇和对艺术执着以至狂热的追求中，树立了殉道者的榜样，这榜样一直在激励着那些处在社会底层，至今默默无闻的天才。

但这些远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一个画家，我们更需要直接研究他的艺术创造。

凡·高30岁开始从事绘画。他有广博的文学知识，但并未成为一个文学性的画家。习画之初曾向荷兰绘画传统讨教，也曾对印象派有过一时冲动的兴趣，但他天性中那股地火一般的激情，使他必定要抛弃荷兰画派的暗淡和沉寂，并迅速远离印象派，因为印象派对外部世界瞬间真实性的追求和他充满主体意识的精神状态相去甚远。凡·高在本质上属于浪漫主义，1888年他在书信中坦率承认自己深受德拉克洛瓦思想的陶冶：“因为我不是企图把我眼前的自然一丝不变地准确地描绘下来，而是通过更为强烈的色彩去表现我自己。”

浪漫主义是现代艺术的序曲，它的基本精神是对个性和情感的解放。德拉克洛瓦在历史性绘画中发展了一种充满动感、活力、光暗强烈、色彩炽热的个人风格（图2）在他的画面上还偶尔地出现过不加调合的色彩并置。浪漫主义作为社会冲突和精神冲突的直接表达，突



图 1



图 2

出地代表了现代精神的指向。但这种表达还局限在未曾改变的表现体系之中，而这个成形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体系出于群体规范和社会理想，对个人在自然面前的自决权是排斥的，德拉克洛瓦克服不了这一内在的矛盾。印象派尽管在光色研究中改变了传统绘画的面貌，但这还只是艺术体系的表层变化，因其真实观仍以人对自然的臣服为前提。这样，浪漫主义对个性的崇尚（也即是对社会规范的反叛）和对情感的尊重（也即是对理性主义的冲击），作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必然要在19世纪末叶的欧洲世界寻找自己的继承人。从这个意义上看，凡·高是幸运的，他在被环境抛弃的时候够能和历史相遇。

高

凡·高的时代是现代艺术诞生的时代，在塞尚以结构观念极为冷静地研究自然永恒性的时候，高更正以其对宗教和原始生活的热情与想象力在寻找超越绘画自身的精神性，而凡·高则凭借着沸腾的生命活力和对事物特征的敏感反应，孜孜不倦地创造属于心灵世界的艺术作品。正是他们各执一端的差异性和不相容性，开辟了现代艺术多向发展的可能。在他们中间，凡·高是人道主义者，以全身心的激动和虔诚，护卫着个体生命的崇高和内在需要的价值。他是平民化的浪漫主义，这和他喜欢自然主义（左拉）不无关系。从他对普通事物——椅子、烟斗、旧皮鞋、简陋的小酒馆等等——的亲切关怀中（图3），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人与物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凡·高是现代艺术“主观——表现”倾向的开创人，而这一倾向正是以对个体价值的全面认可为前提的。

人们很容易把凡·高视为西方艺术自我表现的始作俑者，其作品突出的个人风格和强烈的主观表现都会给人以这种印象。但应该指出，自我表现并不就等同于内心世界的孤独发掘和个人情感的任意渲泄。凡·高作品的主体意识并不排斥他对自然的研究：他经常以线条的





图 3



图 4

变化来抓住事物的特征，如在法国圣玛利村所作的风景画（图 4），墙用直线，烟用曲线，路面用点，叶簇用旋涡状的粗线……等等。但这种研究绝非屈服自然，凡·高对特征的捕捉是主观化的和个性体的，因而题材和对象在他的绘画中只是一个起点。同样，凡·高作品的情感表现也不排斥理性思考对创作的作用，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不要认为我愿意故意拼命工作，使自己进入一个发狂的状态。相反，请记住，我被一个复杂的演算所吸引，演算导致了一幅幅快速挥就的画作的迅速产生，不过，这都是事先经过精心计算的。”凡·高的创作是一种高度智力的活动，当然，这种智力的计算决不是对生命激情的抑制和阻挡，而是一种疏导、一种集结，由此产生的形式创造，显示出情感生成的激烈过程，而不仅仅是对情绪现状的静观和描写。

凡·高永远处在矛盾的中心：尊重自然时与自然对抗；生活于激情但求助冷静的分析；表现自我的过程中追求着高于自身的东西；以至在精神崩溃的临界线上，保持最强悍的自制力——这种充满内在冲突的精神状态，曾是人类不容揭示的秘密，长期压抑于心理底层，是凡·高第一次在绘画创作中把它们充分地暴露出来，凡·高的艺术成就是真诚地展示人类心灵的艺术成就。精神矛盾和心理运动，每一个形象都充满戏剧冲突，人在画布和颜料面前颤抖，冥冥中寻找着心灵物化的方式，为的是向着现实背后那个超越自身的神秘世界，那个终极的世界飞升。凡·高艺术语言——线条、笔触、色彩、空间的一切创造成果都根源于此，并因此具有更深刻、更富有启示性的意义。

凡·高似乎对线条所能蕴含的情感性有一种天生的敏感，这在他的素描作品中随处可见。他把印象派的色点扩展成色线，由此超越印象派而成为用心灵作画的大师。在发挥线条笔触



图 5



图 6

的表现性方面，他和荷兰画派不无渊源，但伦勃朗缜密而阔达的笔触与创作主体精神状态的联系是隐晦的也是相当有限的，而凡·高则把伦勃朗绘画中只是元素的东西，作为方法析取出来，使之明确、纯粹，带着原始的表情，推向极端。他服从于心灵（更多是潜意识）的召唤，经常用波形、螺旋形的笔触来运载奔涌不息的情感之流，粗犷，豪放，充满动势、紧张和强烈的节奏感：大地在颤抖，天空如旋涡似火焰，树木绞扭，似乎要把自身连根拔起（图 5）。这种饱含自发性激情的有力笔触，既非顺从于事物固有的肌理（伦勃朗），也不倾向对象本身的动态（柯罗），而是从大自然中抽取出来的心灵象征。凡·高越画越厚重的笔触使他的精神日益专注于以物即道的直接性，也许，对于颜料本身（色泽、质地、浓淡厚薄）的敏感是使一个画家离距自然、超越自我的真正原因。在这里，凡·高揭示了在绘画形式和人类情感之间、在物质材料和终极真理之间可能存在着的直接联系性。

凡·高对精神冲突和心理运动的本质把握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色彩的运用上。在当时只有他完全使用纯的光谱色作画，他善于运用互补的色彩对比；或者相互交融，或者相互对立，以增强色彩的精神性，沟通悸动、紧张、动荡不定的心灵。这不只是一个如何使用色彩的技巧问题，而是色彩观念从物到人的一种深刻的改变。凡·高以运动的色彩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即眼睛能够把前一个感觉中的色彩印象移入后一个感觉，因此要表现心灵运动，就应该把前后两者同时绘入画面，在此过程中强烈的色彩对比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晚上从室外进入开灯的房间，桔黄色的灯光显得更黄，而从房间走到户外，蓝色的夜空显得更蓝，所以蓝色和黄色的并置和对立有可能揭示出一种动态的心理反应。不管是古典主义对色彩的静态观念（固有色），还是印象派对色彩的动态观念（条件色），都只是

10/1/1991



图7

把色彩作为观察结果来加以表现，因而无意中阻隔了心物的直接通联，而凡·高则把动态的色彩观念引向观察过程本身的呈现，这样，他就在绘画领域真正引入了心灵世界的直接表达，使颜料（物）和深藏于心的真理——情感的原发性（道）有可能达到直接的重合。是凡·高用咄咄逼人的色彩，用直接的原生的纯色代替了艺术家对色调的依赖，在永远暴露和永远掩盖、永远静止和永远运动的色彩和精神之间发现了一条神秘的通道。为照亮这条通道，他用阳光点燃了自己。

服从于心灵表现的需要，凡·高敢于改变对象世界的一切，也敢于改变固有的观察方式。他较早的作品经常以快速集中的线条，以强调的近景到无限的地平线，夸大空间的极变，从而赋予透视一种强制性和悲剧感，仿佛精神被忧虑不安所驱使，来接触面前的世界（图6）。而他晚期的作品如《麦田上的鸦群》，这种强有力的中心突然崩裂，分叉的小径使朝向地平线的集中运动成为不可能，纵深变成扩散，而从天边飞向近景的鸦群仿佛是由远及近、汇聚过来的不祥之兆。人对自然的注视变成了世界对人的压迫，凭藉笔触、色彩所传达的强悍的精神力量，人必须承受一个即将崩溃的世界（图7）。——凡·高勇敢地承受过，现在轮到了我们。

一切转化为火，火又转化为一。赫克利特向我们追问道：“一个人怎能躲过那永远不变的东西？”凡·高正是用他承受一切的伟力，树立了对于世界、对于艺术的宗教般的信仰，这信仰单纯、纯洁、古老而永恒。记得凡·高曾在他疯疯癫癫的时候，用纯黄色和紫罗兰色在墙上画画，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神志健全，我就是圣灵。”

在一个充满危机也充满生机的世界上，我们——每一个现存者，敢不敢也这样回答：“我就是圣灵”？

王 林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于四川美术学院



















